

泉欢

泉水叮咚七周年特刊

喜泉乐泉

多少年来，“泉”的韵味已经深深渗透到济南这座古城的肌理，也滋润着很多普通济南人的生活，他们或是跑到泉边打水，或是院里院外守着泉生活，或是走遍济南到处找泉拍泉，与泉相伴的日子，充满着乐趣、记忆和留恋。

泉边打水成一景 二十里外也来取水

9月4日8点多，家住纬十二路的单乐成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，自行车后座上搭着一个改装的类似于马褡子的袋子，两边塞着四个5升容量的空花生油桶，后座上还用黑色绳子绑着两个桶。

单乐成的目的地是黑虎泉，从四年前开始，他就成了一名“职业打水人”。今夏的连续降雨，给黑虎泉充足了劲头，清澈的水流从三个虎头撒欢似的奔涌而出，打水人在这上演了颇为抢眼的“虎头抢水”场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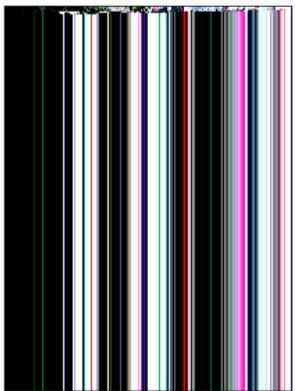
而在泉眼东侧的水管处，均匀的五股水流哗哗泻下，日积月累，已把下面的石头砸出了足有七八厘米深的小洞。4日上午10点半，在这里打水的市民多得排起了队，单乐成也置身其中，乐呵呵地把六个空桶灌饱。

“来啦？打完水啦？”把六桶水拎到虎泉阁西侧的长廊上后，单乐成和几个“水友”不紧不慢地打起了招呼。

“经常来打水的，都面熟。”老单说，泉边打水这四年来，他起码认识了一二十位“水友”，取完水几个人围坐在一起，拉拉社会新闻，听听票友“咿咿呀呀”唱几段戏曲，一上午悠闲地就过去了。

“呵呵，打水也能打上瘾。”家住柳云小区的打水人韩东泉笑着指着单乐成说，“老单从家来这怎么也得二十多里路，几乎一天一趟。段店，全福立交桥都不远吧，也都有过来打水的。”他慢悠悠地说，“像我吧，已经打了6年水了，白石泉、琵琶泉、玛瑙泉这片泉水都喝了个遍。”

“来打水就图这泉水水质



黑虎泉泉水通过水管引出，市民在此打水。赵丽 摄

好，又清又甜，泡茶特别入味，这是活在咱济南得天独厚的一种享受。再就是退休后闲着也就闲着，来打水还能锻炼锻炼身体，长点见识不是？”单乐成说。



清凉的泉水是孩子们的最爱，溅起的水花旁是他们的笑脸。本报记者 王媛 摄

泉边打水、临泉而居、找泉拍泉

泉水滋润 我们的生活

本报记者 赵丽

老街老院藏老泉 泉水冰的西瓜特好吃

和热热闹闹的泉边取水相比，家里就守着一眼泉的日子更有一番“高柳垂阴，老鱼吹浪”的自在悠然。

过曲水亭街，沿着窄窄的巷道拐几次，就能来到院后街9号的所在，这里细瓦门楼，老街老院，非常安静，一点儿也看不出里面住了9户人家。院子北头，有一个四方形井口，三面用瓷砖围起来。

院里的马吉河老人说，这是“院后泉”。9号院是清末民初一处官宦宅邸万家的后院，当时这眼泉的泉水就用来洗米濯衣、泡茶饮用。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泉水一般用来浇花、涮拖把了，不做饮水之用。它看上去不起眼，但冬天气位稍低时，井底会蹿出一串串气泡，从里面打出的水，温乎乎。而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，井表面会有蒙蒙的热气氤氲缭绕。住户都知道这

是口泉，很爱惜它，专门垒了个小护栏，防止雨水淌进去。

9月3日，记者来到时，院里的无花果树已经挂满了果子，长势喜人。马先生说，这棵树和院里的香椿树、酸枣树都不用特意浇灌，因为院里水位高，树根都伸到了水层里。或许是受泉水滋养的缘故，树结的果子熟得早，味道也甘美。他还提到一件趣事，早些年没有冰箱，就把西瓜挂在泉池里，泉水冰出来的西瓜沁人心脾，特别好吃。

去年，这眼原本无名的泉以街巷为名，取名院后泉。马先生说，像院后泉一样，有些泉虽然没有名气，也不被人注意，但几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对于生长于斯的老居民来说，它们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。他带记者出9号院，东行两三分，就来到了大体呈三角状，水色清幽



这就是曾经泉水流经、孩童嬉戏的珍池，又称鸭子湾。本报记者 赵丽 摄

的珍池。马先生说，珍池俗称鸭子湾，昔日德王府的珍珠泉、溪亭泉等众多泉流汇集通过玉带河，自王府围墙东北角而出，流至珍池和玉庙池，然后泉水途经后宰门再流向路南家家户户。

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

这里挤满了戏水的孩子。”马老先生充满留恋地说，虽然后来周围建起房屋，鸭子湾的入水口和出水口都被堵住了，但当年泉水轻快流淌，大伙从家里走几步就能来到此处泉池，在里面嬉闹扑腾的场景还是留在了很多老人的心里。

找泉拍泉办展览 为济南的泉子做点事

上个月，张宗祥的“泉水图片展”刚在百花洲举行，这已经是他的第三百多场展出了。这位在老济南刷律巷杜康泉边长大的老人，在1993年骑上自行车，开始了“辛苦后现惊喜”的找泉拍泉之旅。每次出去大约得十来天，爬山过沟，风餐露宿。为了安全方便，他特意把自行车改装了，安上了摩托车的车闸，多加了层车胎。

4日，他对记者说，自己拍泉的初衷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刷律巷东边还有两眼泉，也是自己儿时的伙伴，但它们既没有名字，在资料上也没有记载，他由此想到，“整个济南埋没无名的泉有多少？”

就因为这个想法，这位普通老人和济南的泉有了不解之缘。十几年后，他已经在济南市区和周边拍到了

600多眼泉，大的小的，有水的、干涸的都见过。他说，自己在山沟里见过只有一扎水的泉，整个泉只有饭碗大；也在位于锦绣村水库南的白泉村见过“很大很深”的白泉，而在这个水库东边的北园子泉，水流旺盛得很，呼呼地往外冒，比起黑虎泉的虎头不逊色，“好多人都不相信，因为这个泉就隐在一个几乎垂直成90度的山下面的洞里。”

好多年前，在平阴，他曾花了好几天时间找一个叫“天池泉”的泉子。那里天池山、大寨山、人翠山等山峰连绵相接，他跑到山上来回转悠着找，一直没找到。张宗祥说，自己索性在村里住下来打听，后来找到了一位知道情况的73岁的老乡，这位老乡带着当年六十多岁的张宗祥一起爬山，终于

在山上找到了长一米、宽半米的天池泉。老乡说，他年纪小时，泉流还很大，水汨汨流出来，汇成小湾，还可以在面洗澡。

有一次，张宗祥骑车到柳埠东南边的冻台村找“冰泉”，那里满是羊肠小道，他只能扛着车子往里进，快到村口时，跑出来三只大狗，围着他一个劲地狂叫，他也不敢动弹，只能胆战心惊地站在原地，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一个老太太远远走来，招呼了一声，这几只狗才跑开了，他出了一口气。在村里，他找到了冰泉，发现它只剩下一湾黑水。原来，这里只有两三家住户，平时不用泉水，“泉子死了，不出水了。”

就这样十几年来，他已经为600多个泉拍了1000多张照片，在照片上标

上了发现地点和大致情况，还绘制了济南泉水成因示意图，这些图片和资料都放到了两个大箱子里，从2003年开始，他就带着这些宝贝到王府池子和学校、街道等地展出。他手头还有一张地图，上面标满了1、2、3这些数字，在另一张纸上是一些数字所代表的泉水的名字，“因为泉太多，排不下了”。如今多次展出，风吹日晒，这些地图都有些陈旧掉色了。

张宗祥说，据专家考证，济南有733个泉子，现在自己还有一百多个泉子没找到。他很想知道它们都在哪，什么样子。泉水展的意见簿上收到了很多留言，自己最满意这句——华夏多名泉，第一数济南。能为济南的泉子做点事，能把家乡这么多泉子拍出来，这位72岁的老人说，很高兴，也很骄傲。